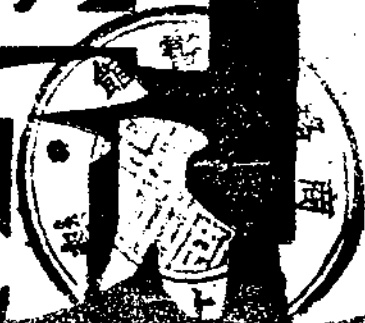


# 民聲周刊



第一卷 第八期

第一週

怎樣解決內戰

希望大拍賣

祇是有家歸不得

論日日俘僑之再教育

(方曦)

上海收復後之經濟情況

記蘇北孤軍

(戈衍棟)

飛渡地中海

暹羅屠殺華僑經過

德國人怎樣想

文化人談內戰

中國人的苦悶

(石琪·蕭羣·沈寂)

斷腿的故事故

人言可畏

# 一週問

## 郭 剛

### 英美經濟談判

這次阿特里首相與杜魯門總統的會談，固然最要的是討論原子彈的管制問題，但兩者之經濟談判也是這次會談的核心。

英國這次向美借款，實際上不過因租借法停止後一種救急措施，同時英國貨品輸出俾能開拓海外市場。我們研究這問題，可以看出英國之借款有一種積極作用，他並非要在債台高築之上再加重負擔，我們毋需說它努力在減債，使輸出剩餘以減輕由戰爭而累積之外債。

英美兩國在世界經濟上具有無比的威權，目前英國的經濟政策趨於統治，美國則主自由貿易，這兩種政策如何使其協調連繫，對於整個世界經濟政策上將有重大的影響。

### 伊朗發生叛亂

今日的世界可以說動盪不已，南洋一帶殖民地問題尚未解決，而處於近東之伊朗又開始擾動了。

伊朗是英蘇勢力緩衝地帶，由於它地理位置關係，過去常成爲各方爭執的焦點，如果應付得好，可以保證列強間之合作，否則隨時有變成導火線的可能。

在一九四二年的英蘇協定中，兩國均保證伊

朗獨立及主權完整，但事實上究竟做到什麼地步，這是相當令人疑問的，照我們看，目前最佳之政策就是英蘇雙方均將軍隊撤回，伊朗的內政應當由伊朗政府自己處理，否則徒然將引起許多無語的糾紛。

### 再捕日本戰爭犯

奉帥於十九日下令加捕日本戰犯十一名，於是侵華的禍首小磯，松岡，荒本，本莊松井等相繼入獄。

由於各種措施，日本法西斯侵略罪惡雖然大部入網，但實際上辦得還不够徹底，像近衛以及日本天皇實在罪無可恕，他們對於日本侵略我國的措施應當負完全責任。

時至今日，我們希望我們的政府能迅速將罪犯名單提出，八年的抗戰過程中，我們所受的苦難最大，對敵人我們不應有寬恕，否則無非爲自己日後的一道禍根，侵略者如果不予以全部根絕，早晚會再度爲害人類的。

### 東北情勢好轉

東北的情勢一度非常緊張，由重慶派往的接收大員絡繹不絕，那期間再加之蘇聯軍隊即將撤退的消息，國人對收復東北的希望可以說完全是絕望的。

但這些天在重慶及莫斯科隨着中蘇要員不斷往返談判，東北的情勢有逐漸趨於明朗化的希望，駐於長春的中央大員暫時奉命留守，同時蘇聯軍隊也答允暫緩撤退。

東北是中國的土地，它不應支離分解，更不能作爲內戰角逐的場所。

在敵偽呻吟了十四年的東北同胞對這更懷着堅決的希望，他們是祖國的子民，祖國是沒理由拋棄他們的。

中蘇盟約的簽定是安定東亞一支有力的保證，我們希望在收復東北的過程中，中蘇盟約可以發揮它強大的效能。

### 請聽聽人民的呼聲

近兩週來，人民鑄請停止內戰的呼聲幾乎是普遍要求着，他們主要的理由是一以國家爲重，勿爲親者所痛，仇者所快。

中國人民的地位是悲慘的，好幾年來當局在嚷着實行民主，然而什麼是民主？連內戰可怖的陰影，人民也無法制止，他們所能幹的頂多不過哀求乞憐而已。

在前幾天留滬參政員奚玉濟陶百川招待父老談話上，座中有教育界者宿袁希洛氏，預備親自飛延安拿絕食相諫，實在令人感動萬分。

但戰爭的烽火仍舊在全國各地繼續着，他們爲什麼不多聽聽人民的呼聲呢？

### 他們要讀書

在東瀛平一般僑國立大學的學生不斷請願遊行，他們的要求是能繼續讀書，因爲他們是學生，而學生除了讀書以外似乎又沒得什麼可幹的。

當局對他們究竟作何處置，似乎並沒有太圓滿的措施，因爲他們是僑學生，所以他們得受一番精神的改造，而時間究竟是否浪費或者國家是是否需要人材，他們是不管的。

從前勝利剛開頭的時候，在某某地方有一僑民「僑百姓」的稱呼，而現在似乎更進一步，連學生也得冠個僑字招牌了。一批僑官可以改頭換面依然自尊自貴，可一僑學生一即使想改過自新也沒機會，原因他們是學生，而學生是祇能讀書的。

但現在連他們讀書的權利也受着剝削了。

### 工廠不買煙

中國的接收大員的惟一任務似乎就忙着貼封條，機關是如此，工廠自不能例外。

都市失業的人日有增加，他們徘徊在饑餓線上，他們要求當局救濟，當局的回答「工廠即將開工」。但畢竟到現在，工廠還不會買煙，而工人却餓得再也不能忍耐了。

# 怎樣解決內戰

俞燕生

我們需要內戰嗎？這幾天輿論界好像同時把筆鋒集中到這一個問題上，衆口一辭的喊出來同一的口號「反對內戰」！同時在國共兩黨的會談記者說：「……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十一月十四日延安解放日報的社論也說：「……依我們看來，和平有利，實在必要；內戰有害，實在要不得……」那麼現在很簡單，很明瞭，大家的要求都是：「不要內戰！」

但事實又不然，傅作義氏在致各方電報中說共產黨軍隊圍攻綏遠，而共產黨則說傅氏不讓八路軍有立足之地。政府說共黨一面談判一面進攻，共產黨的新華日報也說政府「談判其名，剿匪其實」，唇槍舌劍互有往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而另一面戰爭仍在進行着。這是一件很可痛的事，抗戰八年，全國的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也足足的八年，大家忍着痛苦，期待勝利，希望的是得到一個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國家，他們生長在這積弱的國土上日子太久，無日無夜不在祈禱着國家的成長，對於國共合作，捐除黨見，共謀建國，期望之殷，實不啻大旱之望雲霓。而現在烽火遍野，各地傳來殺伐聲，內戰的形跡愈來愈顯，甚至不可抑止，則爲老百姓的人其失望可知。

一民爲邦本，國家是老百姓的國家，民主的口號不僅在朝的國民黨在喊，在野的共產黨也在喊，那麼國家的政治方針，自應以老百姓的意見爲歸依，用武力爲政爭的工具，置老百姓的呼籲於無視，則尚何談其民主？在這裏我們首先應先證明時代，現在，我們若生活在二十世紀的現實中，封建的社會早經消滅，全世界的政治趨勢都已傾向民主，對於主義，人民有選擇的自由，對於當政的政黨，人民有選舉和罷免的權利，不論任職人，任何政黨懷棄天下或者黨天下的野心，必爲國民所唾棄。

明乎此，則用武力來竊奪政權其與封建時代的篡取有何差別將無待言喻了。現在我們應該拿這話來向每一個老百姓，同時我們也早在大衆的輿論中得到答覆：「不！」所以我們應建議給在朝的國民黨和在野的共產黨，同應該仔細的考慮一個問題：一武力是否能夠持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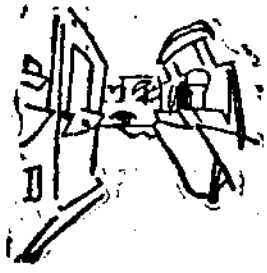
老百姓們已經看出了他們的期望，國共雙方也同一的擁護這口號，那麼這問題應該極易解決，立刻停止戰爭！誰是誰非讓人民來裁判！今天對野的共黨，自命爲人民的政黨，自稱可以代表人民，在朝的國民黨也同以國民號召，但政府與共黨領袖的談判歷久不決，政治協商會議一再延期，內戰的趨勢一再開展，而雙方都說這種種爭鬥和困難決不是爲一黨一派的私利，然而實際上，誰也沒有求得一個真正符合民意解決辦法。其實在這時候老百姓祇有一個極簡單的要求——立刻復員！

我們早已一再的提過，八年至十四年的淪陷，八年至十四年艱苦的忍耐，老百姓希望的是一個較安定的生活，一個向上進的國家，而現在呢，使淪陷區的人民一再流離於外侮和內戰，鐵路被切得一段一段，江輪和海運不能得到保障，貨運不能通暢，旅行比在淪陷時還要困難，工廠不能開工，一切復員的工作不能順利進行，請問這些，那一點是爲民？那一點是爲人民打算。

爲了國家的前途，讓人民忍受抗戰的災難，老百姓都忍受了，他們不但忍受，並且貢獻出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血和汗。假使這次的內戰能够使老百姓們感到迫切的需要，他們也必同樣的貢獻出他們的一切。然而怎樣呢？人民看到的祇是政黨表面的鬥爭，兩個月以來政府與共黨的談判始終在諱莫如深中進行，談判的結果也始終沒有正式的公佈，十月十二日的公佈的會談記者也僅舉出幾條空洞的原則，由會談，談判到戰爭究竟非些什麼，老百姓不知道，雖然在這裏大家都起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忘記了老百姓。

我們應該反問中說：一民爲邦本，國家是老百姓的國家，老百姓要求的是和平，永久的和平，反將妥協反對敷衍。秘密的會談祇能求得暫時的妥協，其隱患是不堪想像的，所以大家應同以老百姓爲號召，同以老百姓的利益爲前提，這內戰是否需要亦不可喻。祇密的會談祇能求得再退一步說，假使這政黨是一個真正人民的政黨，他必不脫離民衆，在這次的爭鬥中大家必有一種爲民衆不得不爭的苦衷，一個能够獲得人民擁戴的政黨，他必能由武力之外獲得政權，那麼大家自該把這苦衷公佈出來，讓人民來裁判，違背大衆意志的必爲民衆所唾棄，違反國家利益的必爲民衆所打倒，誰是維非不難解決。

現在，老百姓們由戰雲的煎熬中逃出來，國家正獲得一個復興的機會，我們，無論任何政黨，無論任何一個中國的公民，都深明白內戰的弊害，我們並不需要內戰，即使是政黨的競爭也儘有許多其他解決的方式，那麼我們何必違反民衆的利益而自召毀滅呢？如何解決內戰？我們的意見，以人民爲基礎，開誠佈公，讓人民來裁判。中正者必能把握政權而得到擁戴；而使國家達成「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願望，這要我們深願在野的政黨均以人民爲重，在正義上爭取民衆，勿爲國家盡賊幸是！



# 論日俘日僑的再教育

方 曦

日本軍閥的侵略戰爭，失敗了，日軍已向盟國無條件投降。在中國大陸的一百三四十萬日軍，都將繳械返國。到目前為止，據政府的公報，已有八十五萬日人繳械，尙餘未繳械的日軍，大約還有三分之一。這已經繳械的三分之二日軍，陸續送到集中營裏，其餘的三分之一不久也可完成解除武裝手續而集中到集中營去。現在餘下的問題是遣送回國的問題。根據日本陸相下村向他們內閣的報告，謂日軍從亞洲大陸及太平洋各地撤退，須歷三年之久，始可完成，他並列舉各地撤退的時間，我就把這原電抄錄下來，請大家看看：

聯合社東京十月十七日電 陸相下村今日向內閣報告各地日軍撤退計劃謂：朝鮮南部日軍十四萬人，可望於十月底返國。朝鮮北部，滿洲，庫頁島日軍數十萬人，須至一九四八年八月始能撤退完畢，華北華南日軍一百零八萬六千人，須至一九四八年四月撤退返國，菲律賓日軍將於一九四七年二月撤回，南太平洋日軍十九萬九千人，須於一九四七年四月撤回。台灣日軍二十萬二千名，將最後至一九四九年八月前撤回。由此可知亞洲大陸及太平洋方面日軍完全撤回，須歷三年之久云。

這報告自然不能完全可信，因為第一，他所估計的時間，是以現存日本船舶的運輸力而言，倘將來盟國方面能供給他們船隻，撤退的時間自然可儘量縮短起來的；而第二，下村作這報告，也許還含有其他政治的作用，因為在這長長的三年中間，可能發生種種變化，他之故意延宕撤退的年月，也許有着一種政治的企圖；再第三，日本自從戰敗以後，國內形成全面的貧困，工業破產了，農業荒蕪了，失業的恐慌無可避免，倘再加上這一二百萬的退伍兵，勢必要增加這恐慌的嚴重性，所以站在他們的立場，寧願把這撤退的年月拉得長些。

除了這一百數十萬的日俘之外，還有散佈在各都市裏的日僑。照我們

政府的指示，這般日僑也應回到他們自己的國家去。這日僑的數目更大于日俘，大約有二三百萬人。現在各大都市裏，都已指定了日僑的集中區，由中國設立日僑管理處來管理他們。這些日僑雖和現役軍人不同，他們是來中國從事商業的，可是我們不能不注意一點：正如鄭振鐸先生所說的，他們「每一個國民，乃至每一個小學生，無不灌輸了軍國主義式的教育。每一個日本人都都是軍人，每一個日本商人，都是特務人員，甚至每一個日本妓女，也都是女間諜。」（見「日本國民之再教育」）所以日僑和日俘在性質上雖似乎是兩種人物，而從他們本質地看來，實在都是軍國主義的工具。也因為這，所以當我們注意日俘問題的時候，同時也不能放棄了日僑問題。

這四五百萬的日本侵略主義的急先鋒，停留在中國當須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或則一年二年，至少也得六七個月。即使他們非常馴良地生活着，不再發生什麼亂子，可是我們却非得考慮到一個重大的問題：讓他們單純地過着一種俘虜生活呢？還是我們在這有限的時期中，儘可能地使他們的頭腦來一點改造？我們現在既不欲實行報復主義來清算八年來的血賬，那麼我們就應得想到一個以後的問題，我們至少要和盟國統制日本所採取的同樣步驟，即我們應得拒絕他們的侵略思想，使他們以後不致再為東亞之患和人類之患。所以，關於這般日俘日僑再教育，實是一種利人利己的事情，為他們也是為我們自己的事情。

問題是在教育的手段和方法。

中國對於改造頭腦的所採取的手段，原來也已經存在過的，那就是近十數年來各處所設的反省院。反省院設立的目的，是要使一班誤入「歧途」的份子改變他們的思想，反省自己的錯誤。所採用的方法是上課，閱讀和講演。據說效果並不甚好，原因是很多的，不過他們所採用的方法是強



本刊  
特稿

# 記蘇北孤軍

戈衍棣

蘇北孤軍是戰前宋子文長財政部時的兩淮稅警，我離上海以前，九十  
四軍軍長就同我談過，他說：「你如果去江北，你該好好地去看看蘇北的  
孤軍，他們被隔絕在敵後，奮戰了八年，給中央在蘇北留下了一息奄奄的  
命脈，實在是難得的，他們一定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蹟，還不會為外人知  
道，你與用心去發掘，一定有大的收穫，他們的領導人陳泰運先生，和我  
是同學，他自從到蘇北以後，八年中從沒有請求調訓或藉述職詞後方來過  
，他的新生的兒子已經八歲了，父子還沒有見過面。」

我懷着一顆興奮的心去江北，不巧的很，陳先生却於我到揚州的前一  
天到了南京去了，他由京轉滬，又去十戰區謁李長官，我在江北一直沒有  
會到他，可是他們的部隊我見到了很多，我更有幸的參加了他們的秋節同  
樂會，關於他們八年奮戰的經過也聽到了很多，他們的偉大堅苦的精神真  
不亞於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守衛衛陽的方先覺軍，八年是多末悠長的歲  
月呀，他們在苦戰中熬過來了，欣見着勝利的光輝，可是誰知道他們呢？  
嗚呼！他們在苦戰中熬過來了，欣見着勝利的光輝，可是誰知道他們呢？  
嗚呼！他們在苦戰中熬過來了，欣見着勝利的光輝，可是誰知道他們呢？

廿六秋天他們一部分參加上海抗戰，一部分守備連雲港沿海一帶地區  
，廿七年敵人自南通天生港奪陣，北犯如皋，鹽城，阜寧，他們在鹽阜一  
帶阻擊敵人，使敵人不能北上，同年敵人於徐州會戰時，企圖在連雲港  
，據取臨海東段，威脅徐州，他們在連雲港洪口與敵激戰十月，站立不  
移，大小戰役共一百三十六次，迫敵撤離徐州，東犯宿遷，他們又抽調第三  
支隊援友軍。支隊長胡文臣副支隊長曹蔚及其以下官兵八百餘人同在宿  
遷城殉國。以前這個階段是會錫珪氏指揮的冬季軍警兩部才命同派了陳先  
生來。廿八年財政部仍令恢復為兩淮稅警總團，再度守備連雲，敵人攻陷  
沐陽，連雲腹背受敵，他們最後守備東連島的孫達如連長。戰事彌漫

，舉全連跳海，其壯烈精神，給我們奉令向鹽阜轉進的部隊感召至鉅，陳  
先生時常勉勵部下以孫連長做榜樣。到達鹽阜地區以後，此一年間，與敵  
共作戰四十二次，頗收效果，收復東坎，新安鎮，上岡，鹽城等據點，并  
分兵泰興，如皋，南通，海門，啓東等地，與敵周旋，這時他們已奉令改  
編為蘇魯戰區游擊總指揮部，移防東台，盡肅老閹之敵，克復興化，黃橋  
事變，李守維殉難以後，他們除了抵抗敵人又開始了與「新四軍」的鬥爭  
，在蘇北「新四軍」所稱的敵，偽，頑，頑就是指的陳部。

三十年泰縣駐軍附遊，興化復告陷落，他們的環境就更險惡了，及蘇  
魯戰區副總司令部和省府北巡官向，他們仍留駐泰縣東台興化三縣交界地  
區，担任游擊，這裏在敵偽的環伺下成了一蘇北的孤島。餉彈俱缺，  
惟士氣尚能保持，此後一年中共作戰三十五次。三十二年春又奉命編為蘇  
北挺進軍，他們又整理部隊，組訓民衆，以圖強自存，可是敵人是不能  
他們的，再四圍攻掃蕩，尤以一月五日命九會（泰縣屬）之役最為激烈，  
敵雖傷亡甚重，可是我們的第一支隊大隊長曹志第七支隊大隊長張效賢也  
都犧牲了，此役官兵成仁共四百六十七人，支隊長李其寶亦不幸被俘，那  
時候正是冬天，敵人於俘獲他們後，聚在屋子裏烤火，李亦在旁，他看到  
敵人背後所置監子內，有新從戰場上檢來的半籃子槍彈和手榴彈，他就猛  
提來向火裏一丟，打算與敵同歸於盡，而槍彈丟下，並未立即爆炸，敵多  
逸去，僅李與兩敵被傷，一時槍聲四起，俘虜們除跑丟的以外，餘均被書  
，二月十八日他們又反攻張尤莊夏米嶺，第三支隊大隊長李宗文以下官兵  
六十三人殉國，四月十二日敵又大舉圍攻，作戰廿多天，嗣後指揮部亦數  
次遭敵突襲，幸賴他官兵一體與民衆合作，難關均已渡過，卅三年又奉  
命編為長江下游游擊軍，這時又開始了與「新四軍」的鬥爭，這也是很長

的一段血淚史，我怕讀者為我們的團結擔憂，不再記載這些令人痛心的經過了。總之一句話，因為「新四軍」，更增加了他們作戰的困難了。

港口戰役時十戰區副長官兼長江下游挺進軍總司令李明揚被敵俘去，陳副總司令的責任更大了，可是他的戰志深堅，他的司令部時常是在露天中辦公，露天的住宿，他們因為政治工作比較深入，軍紀良好，百姓們很幫他們的忙，他們可以化裝為零，也可運籌帷幄，他們的電台沒有同中央失掉過聯系，中樞於八手抗戰中（尤其是最後四年）得以稍知蘇北情形者，惟他的電台是賴，能傳達一點中央政令，為中央支撐一點臉面的，也只有他們這一支孤軍。現在他們已於八月一日改編為蘇北挺進軍，陳運先兼蘇省府淮南行署主任。

是中秋節的早晨，蘇北挺進軍副總部的林參謀敲門打電找我去看他們的駐在揚州郊外的部隊，林氏現兼蘇省第六區專員，原籍廣東，在這兩個戰區也有六七年了，我和我晤面後，他又告訴我一些幾年來他們作戰的經過，最後他還補充說，「我們最苦是實橋事變以後，在形勢已經陷於兩面作戰，而在戰術上又需用兩個相反的指導，對敵軍我們必須化整為零，對匪軍却又必須化零為整，我們所能活動的地區又僅有幾十里，我們賴以生存的是指揮的決心不移，與民衆的誠誠相助，我們的口號是「抗戰，守法，愛民」，爲了擇善固執，不怕奸偽說我們頑固」。他們駐在揚州郊外的部隊，是屬符學才縱隊司令的一個縱隊，約有一千多人，他們去年此時是最苦痛的時候，所以特地在今天舉行一個同樂會，他們駐的那個地方叫做橫橋場，是揚州郊外最高的地方，營房外有很深的壕塹，預備引出運河的水來貫入，顯然也是爲了防匪，我們坐車到那裏，已經是十一點鐘，從大門的衛兵起一直到休息室，每一個士兵都嚴肅緊張，而彬彬有禮，絕不是我們想像中衣冠不整的游擊隊，我們走到集合場去開會時，看他們的隊形與動作，軍容與精神，又不是我想像得到的，說真的我們在第一線作戰的部隊，還有些不如他們呢？這當然還是宋子文成立警稅團時訓練的一點根基，我問他們爲什麼衣冠很齊整呢？他們說，「本來沒有衣服，這衣服是孫總司令送我們的，過去和現在孫先生都給我們幫忙很多」。（完）

（接第八頁）  
後來他獨自一人，大眼向羅奇師長的師部投誠，深受我軍優待，以他們軍閥的心地狹窄，願池對我泱泱大國風度，表示五體投地的深深折服。

### 田舍郎典型的冷水

忠厚樸實，日本田舍郎典型的冷水喜太郎，四方同字型面頰，上唇疏疏落落生着一排短短的鬚鬚。一個人靜坐在旁畔，不多說話，也不會說話，慢吞吞的吃着瓜子，剝着花生，一面狂抽着紙煙，時常讓一團團濃厚的煙霧，濃厚籠罩了他自己的面孔。一月十四日，長沙東北白沙橋戰鬥，被我們九十五師俘虜，第一個担心的，便是我們真命像他們官長平日對他們自己宣傳的「中國軍隊將如何凌遲處死的殺處俘虜」，經過幾天和平優待的生活後，才把一顆緊張恐怖的心，慢慢平靜下來。他是湖南人，那年也是廿七歲，高小畢業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勤勤懇懇的耕種着度日。昭和十四年九月，一個陰暗的日子，他離開了溫暖的家庭，開始過着軍隊枯燥的生活，轉戰東西，曾到過長沙外圍，三四年來，拖住在中國戰場，他牽記着家中倚閨的雙親，他懷懷着荒蕪的田園，期待中日和平，能够早日實現，自己能早一天回家，重理舊業，繼續耕種。

「祇是有家歸不得」。當時是誰迫使他們妻離子散？是誰逼使他們不能安居樂業？以人民幸福生命，供自己作侵略的犧牲，這完全是日本軍閥的罪惡。現在日本軍閥已被同盟國打倒，善良的日本的人民，已經醒覺，我們身爲五強之一的中國人民，應當化憤恨爲同情，變離仇爲博愛，予同文同種，統統送回國的日僑日俘，以合法的管理，合理的感化，普遍給予人世間需要的溫暖。使他們長成懷德，慢慢的扶助他們建設一個民主的日本新國家，自由的日本新民族。

## 本刊歡迎批評！

## 本刊歡迎投稿

# 得不歸家有是祇

聲 振 朱

客上船風順語寄  
風東是必未朝明

東帆一去西帆一  
同不勢波風逆順

「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尤必須征服支那。」這是日本前首相田中義一，平生唯一傑作「奏摺」中的幾句得意傳神之筆，同時也是日本軍閥奉爲金科玉律的侵略寶鑑。九，一八變起瀋陽，一、二八挑釁淞滬，七、七興風瀟湘，八一三作浪蕩歌浦，十二、八倫襲珍珠港，陷呂宋，蕩香港，破新加坡，攻緬甸，真南獨霸東亞，橫行全世界，不可一世的氣概。但曾幾何時，珊瑚島海戰慘敗，瓊島肉彈失效，緬甸放棄，桂柳撤退，待到原子炸彈落下，蘇聯參戰，乃不得不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時十分，在東京灣密蘇里艦上向同盟國屈膝求和，簽字投降，本來想征服人家的，結果反被人家征服了。作者此番隨同湯恩伯將軍飛渡京滬接收，曾參加日僑管理處招待，中外記者參觀日僑集中及其保甲組織，對日本復武軍閥侵略世界，遺留給他們善良人民苦難，懷有無限的同情心，同時對他們被迫參加「聖戰」的軍人，還在四年前十一月十一年前長沙第三次長沙會戰時，即早予以深切的憐憫。這表姑將常年隨軍戰地，在卅七軍陳沛軍長，軍部裏，訪同第六師團第十三聯隊第九中隊一等兵辛川國弘，第二中隊一等兵冷水喜太郎，及第十二師團第八聯隊第四中隊上士曹長輻池冠治等三個被俘投誠日本士兵的印象，分別介紹一點在下面：

## 早稻田大學生辛川

辛川國弘有着一付眉清目秀的面孔，上唇蓄着一撮短髭，髮際間因久戰沙場，積滿了許多塵垢，右足當時受有槍傷，雖不時刺痛得他苦着臉，皺緊眉尖，低聲呻吟，但總掩蓋不了年青人一顆活躍的心。在我們投誠的談話裏，他告訴我早稻田大學政治系畢業生，并一度在日本中外商業新聞報政治部工作，當過新聞從業員。昭和十四年被徵調入伍，來華作戰，在湖北駐防了兩年，一月十四日在道雲山被我卅七軍俘虜，家中一共有三個兄弟，他那時廿六歲居中，哥哥和弟弟在日本國內經營汽車業，自己有個年輕的妻子，獨守空閨。徵得了辛川的同意，他探囊在軍服袋裏，珍貴的取出他自己和她愛妻的合攝的一張照片，雙影雙雙，一個是時代青年，一個是摩登女性，本來是鸞鵲的一對，當時在好戰的日軍閥的魔掌下，硬生生的拆開了他們幸福的家庭，分散了他們恩愛的夫妻，使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兩地懸隔，未能相通一點。辛川當時對中日戰爭，即有千言萬語無從訴亦不敢訴的苦衷，并說有機會許可，想親自寫一篇文章，在中國內地報紙上發表。

## 上海居留商人輻池

輻池冠治是九州人，當年廿七歲，高小畢業，父母在戰時都僱居在東三省牡丹江市，有一個哥哥叫英代郎，號子名絹江，戰前曾長期居留上海，在吳淞路一家木炭店裏服務，約略會說幾句生硬的中國話。四年前徵調入第十二師團，原駐東北，後來才有一部份調進關內，配屬華中派遣軍作戰。團團的面龐結實的身材，談話時常常翻翻一雙睛眼，指手畫腳的有說有笑，他自認對倭華戰爭，一向感覺不到絲毫興趣和意義，從前在上海時，經常和我們中國人往返接觸，識穿了他們軍閥口中「中國人如何野蠻，對待俘虜怎樣殘忍」的惡意宣傳，完全是矇蔽國人的一派欺人自欺之談，早想反正投降，因爲防範過嚴，苦無機會。一月十二日作戰長沙東鄉李家墩，正待集結，遭遇華軍九十五師勇猛逆襲，隊伍衝散，他趁機脫離部隊掌握，自動要老百姓領路投誠，但中國老百姓一看他就遠遠避開，

(下接第七頁)



北碚通訊  
文化  
人  
談  
內  
戰

內戰日甚擴大聲中，復旦大學三十餘團體在十三日的晚上，聯合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國父八十年誕辰紀念晚會，晚會討論的主題是國父臨終時的遺言：「和平，奮鬥，救中國！」到會的同學生一千人以上，林代校長一民，芮代訓導長實公，教授張孟聞，陳望道，張定天，章新以，馬宗融等席均出，連住在北碚的考舍先生和來臨舉行遊展的豐子愷先生也都臨時趕來參加，會場情緒熱烈緊張，全場一致喊出了「反對內戰」的呼聲。

討論開始後，林代校長起立發言，他認為問題的重心在「救中國」，以大會指導人資格出席的芮實公代訓導長對林氏的話加以補充，他覺得救中國應該着重在和平。他說國父一生最愛寫，也最愛說的兩個字，就是「和平」。

考舍首先在不息的掌聲裏站起來，他從在魯迅紀念會上即誦阿Q正傳「革命」一節時的感想談到突然降臨的勝利，他說：「這樣的勝利，而勝利後又復如此，假如自己不努力不要強，真使我覺得中國的命運將和阿Q的命運沒有兩樣。」當他談到他在這八年所遭遇的苦況，同時也是所有的有正義愛真理的文化工作者所遭遇的苦況時，他沉痛的說：「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我不

屬於任何黨和派，我沒有黨派好，我八年來的言論作品沒有一篇不是爲了抗戰，而我後面却一直跟着一個黑影。」接着他又談到他對內戰的意見，他說：「他們打仗，我們爲什麼不出而阻止呢？打仗死的不是黨委啊！不是大官啊！而是我們老百姓啊！而是你和我啊！我們爲什麼不阻止呢，所以我們應當拿出力量來停止內戰！」他肯定的指出救中國唯一的道路是和平，他說：「只有和平勝利了中國才有辦法。也只有和平，你們才能受教育。也只有和平，才能提高生產。也只有和平，才能制止通貨膨脹。總之，能和平，就有辦法」。在這裏，他鄭重的提出，而且大聲呼籲，要「大家聯合起來，用口用筆，用一切可能用的方法來制止內戰！」他的情緒是激動的，全場同學的情緒也是激動的，掌聲同他的話語，囁雜的在會場裏時激蕩着；這證明了他道出了大家的心聲。

陳望道教授在豐子愷先生之後起立講話，他對當政者有個希望，即希望他們不要只做漂亮文章而不去實行，他說：「今天不是只說，而是需要去做，既然談和平，就得做到和平，既然說政治解決，就得認真的走政治解決的路」，馬宗融教

授繼起發言，他認爲中國人只有通過爲和平而奮鬥的道路，才能救中國。

生物學家張孟聞教授站起來，他頭一句話就斬釘截鐵地說：「我當然反對內戰。」接下去他談到而今有才無處用，中國科學社請他到上海去辦接收工作，但無論如何不被允許，因之他說：「科學家是和政治分不開的」，他要「全國科學家一致聯合起來，不爲打內戰者所用，用集體的力量來制止內戰。」

本刊推薦

文萃 (每逢星期二出版)

刊中外名家傑作

集報章什誌精華

各大書店報攤均售

# 暹羅屠殺華僑經過

## 本刊資料室

### 慘案

暹羅當其被波執政時期內，以東方之希特勒自居，採取積極排華政策，一面仿效德國排猶之方法，煽動全國人民與華僑

為敵，詆毀中國人為卑鄙自私利己之等民族，華僑存在於暹羅是吸取暹羅人民之脂膏，是暹羅人民生存發展的障礙，一面誇耀暹羅人民是世界最優秀之民族，暹羅是東方最強盛之國家，並謂泰族具有六千餘年之歷史，中國四川雲南廣西貴州，以及緬甸越南等處，過去皆係泰族居住的地方，其抑制文化人切速，前曾留學於我國北京大學，更變本加厲，在其所著「世界不需要之好人」一書中竟公然指稱北平是泰族的故鄉。彼汝為表示其威力地位起見，於五年前受日本之驅使，製造所謂泰越戰爭，割取越南西南部之屬，以誇耀武功，於是全國瘋狂的充滿侵略之幻想，而我國當時正處在極度的抗戰局面，各城各地，着着失守因此更增加暹羅人民之輕視，認華僑為暹羅發展之釘，三年前頒布保護事業條例，限定廿七種職業不准華僑執業，和五禁條例規定被汝，呵叻，清邁，華官里，萬鎊各府不准華僑居住，在令下之一星期內，全體華僑不分貧富皆須一律遷出，否則即行拘捕監禁，並限於離城只能攜帶少數之紙幣，軍警聯絡搜查，全數沒收，於是一生血汗積蓄，或慘淡經營之基業，完全入於暹羅人之手，貧者攜男帶女，無處投奔，或雖有親戚朋友可以暫依，但路途遙遠，盤資無着，而限期急迫，一時不能搬完，於時者有之，全家自殺者有之，此種慘絕之事，可與歐洲德國之排猶東西輝映，華僑

受迫害，呼聲無門，反而暹羅人民愈益騷擾狂妄，認為壓迫華僑是暹羅人特有之權利，軍政界揚其波，言論界助其浪，全國人民隨聲附和，其能識時勢，明大義，對華僑表示好感同情者，在今日之暹羅人民中實如鳳毛麟角，此外警察逮捕華僑，可以不經法律手續，逮捕之後可以拳打脚踢，任隨所欲，「澤」不若猪狗一詞話，已普遍於暹羅人之口上，「澤」是暹文之譯音，是暹羅人對中國人之稱呼，其中包含輕視之意義，與我國「夷」「蠻」等字，意義相同，觀此即可明白暹羅人民對中國之侮辱。

### 慘殺

十年以來，以華僑之勞苦大業受害最深，受苦最烈，而一小部份認識較淺者，對於警察即取反抗之態度，暹羅政府如果有識，誠意與中國進行親善，就應立即取消排華政策嚴厲訓練警察改善對華僑之態度，未始不能消弭爭端於無形，無如暹羅政府口是心非，而發憤依然不自悔悟。八月十四日華僑在暹羅曼谷之市中心區羅華力路天外天戲院門前牆上張貼關於日本投降之新聞，即首次與警察發生衝突，當時警察用槍木棍，不分皂白，一見華僑即行痛毆，致當場斃命者二人，傷者不計其數，被捕者數十人，事後被捕者雖獲開釋，但死者則被用車載去，毀屍滅跡有冤無處伸。此案發生後之第三日，曼谷對河吞里府之達叻蒲地方，又因學生撕毀我國國旗而發生第二次之衝突，當時暹方參加者起初為流氓學生，及後則動員海陸軍警察攜帶機關槍由地學生領導，向我華僑商店進攻，搗毀，毆打，搶劫同時並舉，華僑手無寸鐵，無能自衛，致死者數人，傷者數十人，事後向警察報案，則拒不受理，不法之軍警及學生流氓依然逍遙法外，因此愈助長其兇殘，流風所至，內地各府及小市鎮排華運動風起雲湧，毆打搶劫及種種豈有此理之舉動，日必數十起，而每一件必有軍隊警察參加其中，曼谷方面被汝之餘黨亦四出活動，組織仇華團體，最著名之領導人民議會議員吸觸，在其領導下之三輪車夫皆暗藏兵器，預備隨時隨地起而屠殺華僑，軍警方面已預先定下計劃，約期起來，在二十日之前已有此種風聲洩露，華僑之消息靈通者，晚上即裹足不敢出門。九月

二十日恰逢八月中秋節，晚上華僑籌備賞月，街頭巷尾，擠滿人羣，在市中心區羅華力路，剛有三輪車一輛，載有烈軍兩人，車後插中國旗一面，於是華僑兒童歡呼，跟隨其後，路上華僑亦羣起加入，添添熱鬧，愈趨愈多，致交通為之阻滯，車夫盛怒之下，即將國旗拔下拋於地上，僑胞見狀憤憤，蜂擁上前欲將車夫毆打以消公憤，車夫亦拔出手槍，以示抵抗，但其槍即被圍軍擊落，故車夫遂為僑衆所箝，時適有警察經過，即持槍上前，預備解圍，但人數衆多，不能驅逐，正相持間即有大批軍警隨車而至，向高樓四散開槍，致華僑商店之玻璃窗及牆壁多有破損，而華僑因聞槍聲即四散奔走，互相撞擊，受傷者亦頗不小，此為第一次經過之情形，廿一晚空氣頗緊張，但戲院依然開演，遊人依然擁擠，然危機隱伏，僑衆一無所知，八時以前即有大批軍調坐，便衣隊，流氓，進入各酒樓，旅店，茶樓之樓上，或躲入華僑住屋之屋後，時間一屆，先後發出槍聲，在外埋伏者，亦發槍響應，霎時間槍聲四起，行人爭相奔避，商店急關店門，於是軍警即向人羣中開槍射擊，並宣佈戒嚴，斷絕一切交通，坦克車裝甲車海陸空軍警察一致出動，荷重機關槍向華僑區域佈防，範圍包括華南空路三線，新橋港，三角路，石車路，羅華力路越德橋頭，三王府各處都用機關槍步槍四面掃射，有如兩相交戰，並令電燈廠停止電流，使全市立成黑暗世界令而無法無天之慘案，即於是時發生，僑胞為槍彈所中，為刺刀所刺，傷亡枕藉，無從調查，因在黑夜中皆被其用車運去，即被毀滅。延至廿二日，雖在衆目昭彰之下，亦不稍自絕跡，據受害者報告，軍警入門之後，即將屋中人拘集一處，並迫該屋主交出一切鑰匙，然後翻箱倒篋，任情搜劫，不滿其意，輕者痛毆，重者槍斃，或刺殺，搜劫已完，即迫令簽名承認店中財政並無損失，經過一夜又十小時之劫掠，至下午四時方始罷手，但戒嚴仍不解除，形勢依然嚴重，延至廿三日下午四時方始恢復全部交通，宣傳處亦發表宣言，略謂「此次係華僑不法份子企圖暴動，用機關槍向暹羅軍警深夜掃射，軍警被迫回擊，但事件極為微小，無有死傷，僅牆壁略有破損，暹羅係獨立之國家，有維持治安之能力，華僑以戰敗國三字污蔑暹羅，全國人民應加制止，一云云經此慘殺之後暹羅人民趾高氣揚，歡呼之聲，充滿全市，皆謂得痛快，搶得痛快，流氓無賴，如果藉以誤色，毆辱即隨之而來，故華僑無不備目他顧，不敢

正視，但熱血為沸，悲憤填胸，食以戰勝國之人民今日反受敵人奴屬所凌辱，去國萬里，呼籲無門，精神上所受之痛苦，殊非言語所能表達，故廿二日下午由秘密救國團體華僑抗戰建國聯合總會發出通告，要求華僑全體罷市，以便使暹羅政府之覺悟，博取人類正義之伸張，該會當日佔據暹時期，深入暹羅華僑各階層中，作種種抗日宣傳與組織，並秘密發刊機關報反攻報月刊自由人，因言論正確，宗旨公正，極得華僑有識者所歡迎，故在暹羅華僑中擁有大部份之潛勢力，當該通告發出之後，華僑一體罷行，於二十三日起一律關閉店門停止營業，即郊外小市鎮以食物店，雖在敵人勢力之下，亦不計犧牲，自動響應。暹羅政府至時方知事態已經擴大，但表面仍然宣佈係地方事件，暗中則驅使軍警再作一次之大屠殺，以威脅華僑屈服，故於廿五日晚，又有新城門叨遇，挽中謀，水門三處之大屠殺，其損失之大，傷者之慘，較羅華力路一帶尤甚，然華僑雖受殺害，而不屈不撓之精神，並不因暴力壓制屈服，延至廿六日暹羅政府已接獲我國政府之質問，而僑胞方面亦接到此項消息，於是人心一振，從失望中重獲光明，抵抗之心志更堅。

## 徵文之二：各地通訊

你蜷居在大都市一角，或在一個小城裏，你自己或許很沈默，很少活動，但相信在你的四周一定充滿了蠢動，天災，饑饉與兩脚獸。八年來，在你的那個地方多少受到禍害，勝利後你那邊也一定有些變動，請告訴我們：敵人們曾經怎樣摧殘同胞，那些附逆者如何卑鄙，受難的同胞在魔鬼手下過着何等痛苦的生活？將你看到的，聽到的，一切哀婉淒絕，一切卑鄙醜惡，和一切兇暴殘仁的故事，請你們在二千字以內生動地告訴我們，由我們來轉告給全中國同胞。

民衆周刊編輯部謹啓



# 人言可畏

林平

北平著名女坤伶曹蕙珠因為經不住世態的炎涼而服毒自殺，其死後絕命書上有一句話是「人言可畏」。

對於曹蕙珠的自殺，世人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她本身根本心虛，人家三言二句就使她萌絕命之念，也有人嫌輿論太可怕，明之無中生有，造謠中傷，而將一個藝人活生生害死。

這兩種論點都具有相當理由，在小報上，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蓄意破壞別人名譽的報道，他們或有因為私仇或者因為作為敵對之門路，不惜顛倒黑白，不顧歪曲事實，被誹謗辱罵的人，看得開的固然可以不擺在心上，但也有許多心窄狹窄而活生生被斷送的。

但也有明明自己胡作胡為，招搖撞騙，私人的生活窮奢糜廢，萬一報紙上稍予指摘，則大聲疾呼「人言可畏」表示輿論不予彼幫助而有意陷害他。

自然這兩種都是極端例子，人言並不一定可畏，如其真地關心無愧，俗語說：「半夜敲門不吃驚」因為受不住人世的指責，而輕生自愛總是太懦弱的舉，這樣除非獲得人類一絲憐憫同情外，不啻自己招供承認有過其事的，輿論的教唆可以使那些為非作歹的有所顧忌，這決不是用一句「人言可畏」就可以輕輕推開的。

我所說的輿論不用說是指的公正不偏不倚有建設性的批評，由小報漫罵而引起的「人言可畏」那自然又作別論了。



# 希望大拍賣

歌針芸

曾經看見大公報一段重慶通訊，作者說勝利剛起始的時候，人民還滿腔希望，而現在這一切幻想都廉價的拍賣了。

作者所指的是重慶，其實何處不如此，在淪陷區身歷其境的人更有着「一種說不出悽惻之感」！

一個人的心頭藏着一絲希望總是好的，由于現實的殘破，世人往往為自己織下一個美麗的夢境，在戰爭八年中，他們受煎熬，受苦難，但一切終于忍受了，因為他們想：「祇要仗一打完，一切就會好起來的」。

一個垂危的病人明知自己不會再好起來，但終於掩不住一絲淡薄的希望，他們希冀在萬一中能够痊愈起來，

人類之有進步有文明，或者都可以說繫于一種將來的希望，因為不滿意于現狀，他們常是創造一種理想，也在平凡的生活才靠着這一點激奮，他們能安靜地過下去。

在淪陷區，當政府的接收大員依次蒞臨的時候，他們是滿腔熱誠去歡迎的，他們都欣幸地說：「多年的希望終於來臨了」，但隔了許久，希望的畢竟沒有來，于是他們又將希望依舊寬慰着自己：「慢慢地總會好起來的」。

但現在這點薄薄希望也破滅了，他們簡直對一切絕望，誠如大公報的通訊說：「希望在大廉價拍賣了」。人類活着而沒有了希望，這說起來該是人世間多麼悲慘的事，從前我們還盼望着什麼，但現在我們什麼也不敢往下想下，我的腦筋裏留着的祇是一片空白而已。

# 上海收復後的經濟情形

薛一山

上海此間又和全世界開始通商了。

上海這大都會現在有三百三十七萬五千多人，其貧富之懸殊情形也正和世界上其他城市相仿，此刻它雖然面臨着政治經濟與社會各方面許多複雜問題，雖然經日本七年的統治，但在外國人看來外表變化還是小得令人驚奇。

不錯，上海也遭受日本無數次大小的劫掠。日本以幾乎毫無價值的紙幣在這裏流通，將市區以至近郊的財富榨光，而且把機器、汽車、傢具以至於門上把守都一掠而空。因此刻各項物資都感到了嚴重缺乏，公用事業總算還繼續維持，但設備建設也已經破爛，亟需修理。

此刻上海缺少煤與人力。日營工廠全都關閉，而由停戰至中國政府代表接收期間，日人又施行破壞，這些情形使上海工業大受影響，已引起了普遍的失業。

日本初佔租界時就佔用了許多卡車與客車，此刻這種車輛奇缺，形成了運輸困難。但是日本倉庫內存貨似乎相當多，汽油機油也有大量存貨。日本解除武裝以後，日方控制下運輸設備與供應品當可接收使用，也對上海市的運輸系統的恢復一定大有裨助的。

## 糧食還不缺乏

上海每方哩有一萬以上居民，人口密度極大

，供應食糧的問題即使在平時也始終存在，但以前與現在食糧並不真正缺乏。日本在上海及附近地區統治告終之後一般人恐懼食糧發生嚴重缺乏，但以後因囤積的食米拋出，生產限制取消，區內食糧運輸不再遭受日人干涉，恐慌至少暫時減輕。

這一點可由米價的大跌證明。今年六月開米價最高時每石售價備券三百萬元，但同年九月十二日已減至備券六十四萬元。米價跌落一部份原因得歸功農民各種捐稅以及日人各種各樣的剝削的取消。

同時也由於今年京滬區早稻收成不惡，以後幾月內的接濟預料不致發生問題，馬上發生米荒的恐懼已不再存在。但是如何管理這些囤積米與日本米倉正是一個大問題。

雖然據說其他主要食品幾月後會相當恐慌，但目前還沒有什麼驚恐的顯著原因。幾月以前麵粉缺貨，但五六月間麥收尚好，因此使情況轉好，頭號粉六月間最高價每袋（四十九磅）售價備券二十六萬元，到九月十二日已跌到備券十三萬元。本地麥價每擔十五萬元。

關於上海日人經營的麵粉廠情形如何，現在還沒有報告。但據九月二十六日中央計報告稱，糧食部專員已在那一天接收日營檢麵廠。至於以後麥或麵粉究竟供應上海當地緊要仰或供應以前

向消耗上海廠粉之中國其他地區重要，目前還不明瞭。

據九月十二日中國報紙載稱，白糖每斤售價備券一萬八千至二萬元，市間存貨無多。據說台灣糖與爪哇廿四號糖還有少許存貨，但絕對不能應付突然的大量需要。上海目前最缺貨的日用品是脂肪與油料。但青島花生油幾月前每斤售價備券二萬元，到九月十二日也已跌到九千元。所以現在糧食價格還不能完全合理。

## 衣料頗成問題

上海市民感到比食糧更缺乏的也許是衣料。許多外國人說上海人「吃得好可是穿得破」。據另一位觀察家說，現在要大概估計上海十分重要的紡織業的情形為時尚早，特別是關於最近能用的紡織與紡織機的數字，估計還不可能。據信由中國棉業廠商聯合會所經營的各工廠設備保持完整，此刻關於各英國工廠的情形雖然還不清楚，但一般怡和公司所辦怡和紡織廠的機器已被日方掠去，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以前該廠擁有紡織十萬枚之多。

各日營棉織廠的情形也還不知道。據重慶「商務日報」駐滬記者報告，戰時生產局已於九月廿日接收九個日大紡織公司，九公司經營的紡織廠有卅個，雖然如此，據可靠報告，日本佔領期

間一部分日貨紡織的機器已經拆去，以便留做較多地，製造軍裝與子彈等小型武器。

棉織品雖缺，但跌價的趨勢倒也和糧食相像，九月十一日孔雀牌四十二支紗每包備幣二千一百五十萬元，二十支紗每包備幣一千五百五十萬元，四十碼十二磅一袋之布每備幣六十二萬七千元，這價目幾月以前跌了百分之五十，可說明八月半至九月半期間的跌勢。

上海近郊棉花產量是據說相當豐饒。但數量不能算大，僅足够紡織廠幾星期的需要，一般說中國國內棉的供應前途尚可樂觀，但以前上海市場大的來源如山東，河北，河南，安徽等省收成情形還沒有消息，據美國大使館農事專員的估計，本年棉產比諸一九三六年的好收成一千六百萬市担，只及三分之一比諸前平均數一千一百萬市担也只二分之一。

原料與他其紡織業重要化學品的供應還不足，戰前大量存貨並未用完。

中國淪陷區一九四五年棉產收成如何沒有可靠報告，據信一定比前九千萬磅數目要小。山東收獲不豐，據說河南也較前水準遠低，日本人爲使上海棉廠不停工會用劣棉草製造，

一般相信上海各重要棉廠即將由原主接收，但日人佔用後情況如何，設備是否已被搬走，尙不得而知。

**▲最後消息**▼本市將有一以報導、通訊、特寫、訪問爲主之半月刊出現，定名爲「展望」將於十二月中旬出版的，係由本社經理所云。

# 民衆雜誌

創刊號

巨型綜合月刊

即將出版

### 民衆評壇

組織世界聯合國  
由原子彈彈到國際合作  
怨聲載道  
放下你的武器  
反攻緬甸(報告)  
我們勝利了嗎?

### 插頁之一

報明  
逆流  
船夫

### 插頁之二

通行無阻  
聊以自慰  
上海人眼中  
的美國兵

日本投降後的陰謀  
民主同盟在重慶  
國境線上(小說)  
茅盾的「清明前後」  
在西藏高原上(長篇連載)

### 特價特輯

文人嘆窮  
病人的痛苦  
快都要餓死了  
不能天天要求加糧  
回到老家去

日本文化人的立場

長安水邊多麗人(小說)

又要打仗了

### 散文之頁

小爾點  
懷遠人  
期待  
西山夢露

三十六號藝伎(報告)

悲多芬的晚年

紅土窪的憂鬱(小說)

花拳綉腿集

從王道到大國民風度  
不准亂貼封條

田園荒蕪了

DDT最新殺虫劑

戰時的藍洛羅夫

大動亂(長篇連載)

荒涼的山西

### 民衆的話

請別拿人民做幌子  
對國共兩黨的期望  
復員第一要通第一  
加強復員工作效率  
被殺之後有家難歸  
非法派款應加取締

日本閒談

民衆出版社編行

一個筆墨點點的中夜，英國皇家空軍的飛機，把我們帶到了開羅，讓  
體的月光中，金字塔，道埃及精神文明的靈魂，或隱或現，好像在對我們  
作道謝的揮手。

# 馬賽通訊 飛渡地中海

毛樹清  
陸

的好，請看，瓶中的鮮花，盤中的香餡，這都是義大利時代所沒有的，  
話氣聞唯有聯軍能使沙漠變成綠洲。

非洲海岸從的黎波里到突尼斯，是一個直角的轉灣，原來飛機沿海岸

非洲大沙漠，重新出現

在曠野的陽光裏，平地波瀾，使沙漠的曲線與地中海一  
樣的壯闊。五個鐘頭的飛行，休息在名叫邁波爾，阿克  
的機場裏，這兒本來是一個  
空軍基地，據說德國陸軍  
的大軍，在他們的一沙漠大  
捷一裏，曾經留此小憩。班  
加西離近在咫尺，可惜因為  
飛行時間的限制，不能獲得  
憑吊大戰場的機會。再過五  
個鐘頭，到了的黎波里城，  
這兒歐戰前本是義大利的殖  
民地，而現在待機室裏却貼  
着禁用義大利貨幣的廣告，  
我們從各種傳佈，以及處處  
軍人的情況判斷，知道的黎  
波里，還在聯軍的軍事佔領  
中，最後是否交還義大利？  
或用其他的方法處理？恐怕  
只有和會纔能答覆。一個美  
國的機場經理笑迷迷的告訴  
我們：「這裏還是軍事佔領  
我們，這裏還是軍事佔領的，

岸線行進，從此改變成對直穿過，飛機上的駕駛副手，給每一位旅客穿上  
跳傘衣，除了一位年近六十的英國少將，其餘十七位乘客都面現緊張，顯  
然有一兩聲笑，也都充滿了苦澀，大家稍趨穩定後，這位飽有旅行經驗的  
老人開口了：「朋友們：沒有什麼，因為穿過加倍斯灣，飛機在海上，  
不能不有此萬一的準備」。

「假若萬一了呢？」一個美國海軍軍官眼着一句追問。

「地中海的游泳，不也是人生難得的嗎？」雖然，這是突發沉寂空氣  
的玩笑，但我們已經可以發現美國人的天真的稚氣，英國人的穩健的幽  
默。

不久，我們望見了突尼斯「突」出的尖端，那是一九三八年義大利大  
變疾呼聲緊的所在，也是一九四三年隆美爾會曼歇逃的出口，俯瞰下去，  
縱橫的公路，像碧情的海水，一展平陽，多少可以增加敵將曼歇逃的速率。

到阿爾及爾是下午六點半鐘，而站上的地方時間却只有五點半，十四  
小時的飛行，又使生命延長了一點。

阿爾及爾，敵高榮將軍起家的地方，查德重慶，到處都是妓坡，軟鋼  
的市建築在山上頭，有一登臨出世界，孤高聳天宮」的樣子，地中海一如  
長江，襯托起山城的雄渾，堅強，也許山城應該在戰爭中成爲民族復興的  
根據地，不是嗎？重慶底定了中國的抗建大業，阿爾及爾拯救了法蘭西。

大街上，店舖中，隨時可見敵高榮將軍的全副武裝像，開羅所聽到的  
關於法國十月大選的預測，這是完全充滿相反的意见。偶而向法國軍官問  
起以敵高榮將軍的聲明，爲什麼敘利亞，塞巴嫩事件。會遭到最惡劣的批  
評，他們的回答是：事件年年有，並非今年生！

阿爾及爾三日，是我們旅途中最滿意的日子，大街上，軍營裏，每一  
個盟友都向我們揮手。爲了住在英國招待所，美國招待所的經理，這叫一  
位法國姑娘的職員，向我們表示他的失望，美國空軍專門擔任寫空軍戰  
史故事的史多門君，聞風趕來把我們接到美國軍營，廿幾位官兵，擠在一  
間房子裏，交換許多戰爭的感想，對於中國共產黨問題，將來會不會演變  
成一個國際問題，他們很擔心：因爲，紐約時報駐中國特派員顧爾門據共  
論調與前密勒士評論報論波汶反共的論調，使他們不能辨別是非。不過，  
林語堂博士的例子，他們倒很感興趣：「假使有一個美國的政黨，擁有大

量的軍軍，當你們對外作戰的時候，他們在加利福尼亞或台克薩斯州實行封鎖制，反抗華盛頓聯邦政府，請問你們怎麼辦？

由於旅途中，英美友人為我們造成的歡迎空氣，使我們深深感到九年的血汗，沒有白流，每當興奮的時候，心頭總會浮上這樣一個問題，假若沒有抗戰，今天我們又是怎麼樣的國際地位，想不到幾百萬將士會做了我們戰地記者，使我們能够挺起胸膛，走在國際的行列的中間。

從阿爾及爾到馬賽，三個半鐘頭的飛行，橫渡地中海，雖然照樣穿上馬拿衣，但是經驗已經訓練出沈着，除了欣賞海上的白雲片片，水沫滾滾，只有祖國的懷綠，越重越遠了，從亞洲到非洲，從非洲又踏上這歐洲的土地。

馬賽，這革命的聖地，跨進海灣，我們就好像聞到一股自由的芳香。英國皇家空軍的運輸車，停在一個離馬賽城二十五公里的小鎮，她的名字，是只有法國藝術家才曉得的一瑪瑞安娜，依着阿爾卑斯山的支系，起伏着一個鄉村必有的丘陵，地中海，面臨着村前，沒有風，更沒有浪，婦女於街頭唱得歌，老人在樹蔭下打着木球，小孩兒滿地亂滾，天真的笑裏，好似告訴旅客說：

「我們不知道戰爭！」

但是，戰爭的創痛，到處可見，不論是馬賽的城市或鄉村，偶而馳過一輛新辦的汽車，都覺得與殘破的圖面不調和，一堆堆的土，一片片的磚，一根根的木頭，一團團的電線。十間房屋，有九間塗上戰爭的疤痕，尤其是靠海邊的高大的建築，沒有一座能在瘋狂的轟炸下倖免，田野，這途的電線桿子，十之七八，都是新立的，舊的多半破朽的倒在地面上，馬賽城中，我們會穿過一條繼續行進廿分鐘沒有人煙的街道，當我們轉入一個停着兩輛卡車的巷口時，黃色的皮鞋上，全都是石灰了。

驚慌，可以代表今日馬賽的整個面貌，許多大店舖，都半掩着門，貨物陳列櫃裏，稀疎的放着一兩件衣料，或四五雙女用皮鞋，而標價則是一件衣料五千法郎，一雙皮鞋三千法郎，法郎的價值，五十個合一元美金，「亡國的物價」想不到又重落在異國的領土，幸而法國政府，已經整理過了幣制，收回了不少異常時代發行的通貨。這裏，值得介紹的東西，只有香水，因為第一香水多，處處滿溢着香撲鼻。第二法國香水確實比世界任

何一國好，我們曾在一個香水店門前看到一瓶圓像像戰時中國家庭所用水缸較大的香水，當然這是廣告作用，不過這已可見法國香水的氣魄。食物，在馬賽非金錢所能辦到，進飯館有規定的時間，過早或過遲，都將碰壁，而且吃的蔬菜，完全一律，或是一塊黑麵包，一盤洋芋，番茄，我也不能例外，馬賽市民的肉食是一週一次，至於魚蝦，一月購得一次已經難能可貴，旅客接受茶房的指導，付出高昂的價錢，每餐約五百法郎，方能吃到小如蝦的魚，小如魚的蝦，在我進飯館吃飯的第四次，才算遇到了三個法國軍官，分出一張肉卷，盡其地主之誼，據表示，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他們第一次看到中國戰地記者。

從生活上看法國，幾乎到令人失望的程度，但在精神上，工作上，戰後法國的復興氣象，仍是可所讚佩的，最初是法國從德國的手中解放出來，一無所有，現在馬賽與阿爾及爾的飛機場上，不少塗着三色旗的飛機，海邊停泊損壞的兵艦，也逐漸修復，準備向不能忘情的安南進發。

一般說來，法國人對中國的態度，因為正是處着要把四強變成五強的時代。所以來得不大自然，無論在阿爾及爾，馬賽，四大同盟國旗中，看不見天白日滿地紅，四大同盟領袖肖像，蔣主席也換成了戴高樂，民族的自尊，我們並不反對，好在，未來的世界，還需要合理的競爭。

（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航寄）

**民衆出版社**

**民衆周刊**

編行

上海南京路永安新廈三樓  
電話九八三四三，九八三四四  
通訊郵政信箱第三三〇號

歡迎基本定戶！  
茲以紙價印工飛漲，售價不定，為維護讀者權益計，歡迎直接訂閱，如蒙派員代訂，請打九八三四四或九八三四三洽。



# 慘痛的第一百頁

老人突然清醒過來，眼睛裏充滿着淚水，工人們忙着把屍體抬出病房，他在後面抱着兒子的斷腿不住地撫摸着……

## 斷腿的故

黎水

是今年初春的時候，在一個還飄過一陣薄雪的早晨，我來到了蘇州蘇門的一所醫院中，開始我醫學的實習工作，也許是爲了人地生疏，我總覺得這醫院比其他所在偏僻，而最給予我心驚肉跳的，要算是在第二天黎明時，遠處行風中帶來「轟」，「轟」與大砲無異的爆炸聲，雖然在戰爭中長成的我，却還沒有受過炸彈大砲的驚嚇，在初聽到那聲音，我竟斷地確定城外一定又起了什麼衝突，自私的我，祇能默默地祈禱戰禍不要蔓延到城內來。漸漸第三天清晨，與昨天同一的時候，那響聲又開始了，這聲（一直要繼續到八月十六日——日皇正式宣布投降詔書的次日才停止）差不多每天清晨總可聽到三四響。同事告訴我那裏並不會有什麼衝突發生，祇是日本兵在開山洞而已，痛恨的我，想起初來時的恐懼，擔憂，至此才恍然冰釋。從此我就更不以為事，黎明時，人正好夢，許多回，熟睡得竟連「轟」「轟」的巨聲也聽不到了。

有一天深夜，一個夜班茶房提着一盞玻璃油燈敲我的門叫着。「急診，醫生，外科，脚骨斷了，已抬到前門門診間了」。我隨即披衣起身，吩咐他先去喚夜班護士幫助，隨後再來照我到前門去。因爲晚中沒有電燈，到門診間去一個人走過那條必須經過深長而幽暗的走廊，總覺得有些不寒而慄。出了房門，就看見天空中還掛着明月，窗外高大的樹影，靜悄悄地，急促的腳步，踏在陳腐的磚地上「冬冬」地發出共鳴。到了門診間，病人已躺在手術檯上，同來的有二個壯漢及一個身材不高的中年婦人。

病人的父親，我細細地察診着病人的創口，是在左右腿膝蓋以上傷勢很重，並已化膿，顯見是受了重大的壓力把骨折斷了，流血的現象早已停止，但是病人似紙一樣慘白的貧血面容，無疑的在當時一定會流了很多的血，此刻神志已昏迷不醒。我遂開始問病人父親，關於受傷的原因，據說是被日本兵拉去開山洞，不慎而受壓所致，他斷斷續續地說着「我的兒子阿祥，今年才十八歲，可是爲了他個子長得高，身體結實，已如成人年一般，二星期前恰巧挑了幾担柴走過城門口，就被日本兵拉去開山洞的工作，起初，他隔二天回家一次，並且也有些工錢，所以在日本兵威逼下苟喘的我，也無法去阻止他，前天開山洞出了事，山石倒下來，許多中國工人都被壓死，有的血肉模糊，其屍體也找不到了，我的兒子，幸在外層，祇壓傷了脚骨，那邊醫生也已爲他包紮過，先生，你看要緊嗎？我祇有這末一個兒子，他娘還在床上不知道哩，我不去他再去，所以我他倆回來，送到你們醫院中來醫治，先生，請無論如何費心，你看他神志都不清了」。他一口氣說完這些話，我祇能略以安慰，告訴他明天早上外科醫生一定來會替他設法治療的，今晚最好暫時入院，使病人可以隨時得到看護。這位中年婦人，就端端地出去辦妥了一切入院手續，隨即送到三等病房中注射強心劑和鎮定劑，使其暫時能安定，最後留着病人的父親與拾他來二壯漢中瘦長的一個陪伴他，我是初來實習，經驗當然不多，所以也沒敢多給醫治方法或用多種藥品，靜待天明張醫生來再說。爲了好奇心的驅使

，我趁著曙光還未透露前，偷偷地問那瘦長的壯漢，開山洞到底是怎樣回事，以下便是他所述的一段事實：

「我是和他（指病人）同日被拉了進去工作的，那是在木廣的橫山，離羅巖天平山不遠的一座小山，那邊日本軍隊，駐紮得很多，他們所開的山洞，就是為備戰軍火糧食之用已經開好的幾個中，已開始把米啊，柴啊，麵草啊，槍械啊，子彈啊，藥片一切軍事上的必需品，都滿車的載來裝入，想起了我們每餐吃很貴的黃糙米，幾很貴的柴，日用品是祇可量而不可節約的狀況，自去了那邊，才給我發現了所以然，他們準備得似乎很周密，預備抵抗一年二載，但是在我這粗俗的鬼人看來，覺得那彷彿一座坟墓似的山洞，矮子盤踞在裏邊守防，國軍簡直就用不着去打他們，祇要周圍圍住，等他們糧食吃盡的時候，還不是個個活埋在裏邊，這方法他們想得似乎笨得很。我們一行有五百多個，是在南面一部分，天未亮前，就開始工作，有一個日本兵用工兇暴而毫不講理，我們總是忍著，任他呼叱，冥冥中竟即用炸藥（轟）地炸成一大窩廢後，才開始做開掘工作，起初在外面開掘，還不懂得什麼，以後就愈掘愈進去，暮天的安睡在黑暗山洞裏工作，想想總有些可怕，裏邊的泥灰塵氣，待出來時終是不像人。終於可怕的事發生了，那爆炸過的地方，往往還藏著殘餘的炸力，在我們工作時隨時就有一大塊山石從頂而降，總是我們一批工人喘氣，誰也料不到頭頂上會墜下來，有好幾次了，每次總要死去幾十個人，受傷的也很多，日本兵從也不給撫卹費，工人們家屬憔悴的情形，是司空見慣的申演著。這在難忍的日本兵，本來就覺得很輕，第二天立刻再出去強拉幾個鄉人來湊滿人數，我和他已幾幸逃過了幾次，沒有被壓中，最近的一次是那個工頭逼着他進去工作，後頭的塌下了許多岩石，最大的一塊正巧壓在腿上，待我見到他時，已不省人事，本來我和他早想拋去不幹，可是日本兵就在我們家的四圍，固然我們是逃出了樊囚，可是家中的人，就得任他們宰割，為了家也為了一村的安甯起見，就祇能忍受著，為他們工作，唯一的希望，就是勝利來到，把他們打回老家。另外有一件神奇的事，也許是金子離天不遠，我們每天開掘的洞，不知為什麼工作總是進行得很慢，第二天明明已很深的了，到第二天去看却給泥土山石填滿了，這樣開一洞就費時間和勞力。工人們都驚奇地為那件事高興，因為誰都不是情願來的

，放著自己田中的事不幹，偏要我們冒著性命危險作那樣的苦工，唉，我寧死也不願再去做了。」說完了以上那些，他雙眼充滿著融融的怒火，說說著論在病床上的病人，好像要為他鳴不平。在他發洩了他的憤慨，再也支持不住他早已疲憊的身子，便歪倒在一旁休息。

第二天早上，張醫師診治病人後，對他父親說，他兒子的傷勢相當嚴重，祇有用手術把右腳下腿截去，以免蔓延，及上的方法試試看，但能好不能好，要視他的命運了。當然父親對他獨生子的愛，是超過一切的，祇要有方法能救他兒子的性命，是不惜任何犧牲的，何況祇要用少數的手術費，簽一張保單的事，他懷著熱忱的希望，請求張醫生立刻就開始。

今天病人神志已清楚了，知道要費水吃，口裏嚷著痛，在我跑到病房的時候，他正在安慰他的父親，叫他父親別為他擔心，不久就會痊癒的，要是真的一旦不好，也別為他過分悲傷；我看見他父親的眼中有兩顆晶瑩的眼珠。

手術室中經過情形一切都很好，張醫生用鋸截骨，足足費了一小時之久，護士們助手們，也都整整地忙了一個下午，手術完畢，仍送回病房，很安靜地睡著，與進來時一樣，祇是在身體上少去了一條腿。一點鐘二點鐘過去，慢慢地醒了，護士們又為他注射鹽水劑，情形確是非常樂觀，他父親是多麼的高興，不離一刻的陪伴著他。可是人力總挽救不了命運，到了午夜，病勢突又轉變，還在張醫生已預先示知，若在廿四小時內平安無事，即有希望，否則就再也沒法。終於，在天明前，這斷腿的病人，因前幾日化膿已深入血液中而悄悄地離了塵世，他父親當時的悲痛，該是多麼的深，呆呆地望著兒子安靜的面容，也望著他兒子截去右腿還包著紗布的所在，老人突然清醒過來，眼睛裏充滿著淚水，他向旁邊站著的護士要求著，「小姐，我要我兒子截下來的殘腿，請你還給我，讓我帶回去好嗎？」當然醫院中允許他取回本來預備就去埋葬的那條殘腿。工役們忙著把屍體抬出病房，他的父親在後抱著那殘腿，不住地撫摸著，彷彿喃喃地在說著：「兒子，我撫養你自一雙很小很弱的腿，而手這樣龐大結實，如今却由我抱著它看你逝去，這是誰造成的命運？」抑住了萬分的悲痛，茫然地踉蹌走向前面的太平間去，我望著他的後影，同情！是同情！是憤慨！我說不清楚……

# 中國人的苦悶

沈寂·石琪·蕭羣

寫文章的祇是中國的「人民」，祇是中國的「老百姓」，所以這裏的中國人也祇限於「人民」和「老百姓」之流。

據說中國人是苦悶的，並且已經苦悶了許多許多年，最近的中國人更苦悶。

小五子這兩天眼珠塌到眼眶裏，兩隻額骨高高聳起，噙着一張小嘴說：

「爸爸沒有工做！」

小六子的爸爸最近挺愛喝酒，愛發脾氣，愛打小六子，有人看不慣小這個，就問一聲！

「爲了啥仔啦？」

小六子的爸爸把一對佈滿紅絲的眼珠子衝別人瞪了半天，突然流出淚來：

「工廠的烟囪不冒煙了！」

爲了啥仔呢！

「復員不是復原」所以工廠停了機，所以沒有貨出廠，所以物價漲，所以開支大，所以工廠不能維持，所以「爸爸沒有工做！」

這自然不是一套邏輯，但是據說大後方的工人罷工，收復區的工人失業，工廠却同時「都不冒煙了！」

勝利的時候小五子爸爸很高興，小六子爸爸也很高興，小五子的爸爸拍拍小五子的腦勺，小六子的爸爸拍拍小六子的腦勺：

「奶奶的，這一下子可好了，東西一天比一天賤，老子也享一天太平囉！」

小五子搖搖小辮子：

「爸爸，我要一套小大衣！」

「自然，歇兩天東西便宜下來老子給你做一套西裝！」

但是，現在小五子小大衣還沒有穿上，西裝也沒有穿上，他的爸爸沒

有工做，他的眼珠塌到眼眶裏，額骨高高的聳起：

他們都叫生活打垮了！

我祇向你們報告一點事實：

小五子和小六子今年都不過八九歲，他們下生的時候祖國的土地上就充下燎焦氣，爸爸在廠裏做工，做一天就嘆一口氣：

「這樣的日腳過不了！」

於是小六子的爸爸打一斤酒來和小五子的爸爸兩人喝：

「借酒澆澆愁，有一天仗打好了就好！」

「自然，自然，打好了仗大家痛快一下，日子就好過了。」

仗沒有打好，土地却變了顏色，工廠頂上換了日本旗，小五子的爸爸

和小六子的爸爸還都在廠裏做工。

「奶奶的，這種日子誰也過不了，不做又怎麼樣呢？」

「忍忍，做下去吧，誰叫肚子餓呢？」

肚子果然咕嚕咕嚕的叫，做啥仔的呢？於是那掛着日章旗的工廠一天也沒有斷工，製成品一天一天的由廠裏運出來。

可是日腳還是不好過，不好過嗎！

「有一天咱們打勝了仗就好！」

大家都這麼想，可都以為這是一個夢，但又是一個很難醒很難醒的夢，自己不過拿這個夢來騙一騙自己，安慰安慰孩子們。

孩子們可就是孩子們，從小就聽慣了大砲，從小就過慣了苦日子，就

知道這世界上應該一天不好過一天，應該由吃大米而吃白麵，而吃黑麵，

而吃高粱，而吃棒子麵，而吃米糠，而吃木屑……從想不起來天下還

有太平，還有舒服日子過。

但是小五子的爸爸告訴小五子說：

「從前的世界是太平的，沒有炮聲，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祇要你好好

幹。」

小六子的爸爸告訴小六子說：  
「要是有一天咱們勝了，咱們立刻就能享福，不再愛日本狗子的氣！」  
他們把這夢傳給他們的子女，讓他們對祖國有一點懷念，有一點不願做奴隸的憧憬。

其實在大人的心裏想這不過是一個難醒的夢，而對孩子則實在是一個夢裏的夢，一點也捉摸不透。

有一天這夢突然亦成了事實，大家都嚇了一大跳，呆了一會恍然的跳了起來，他們確知道這是事實，一個太長遠的盼望，太長遠的等待，於是瘋狂起來，跳起來，唱起來，放起鞭炮來：  
「快樂呀，快樂呀！」  
小孩子也把憧憬捉到手，每天跑到街上去等國軍：

「萬歲！」  
打倒日本狗子，嗚嗚嗚，有趣死！  
有趣死了，原來祖國是這樣子的！

爸爸痛快了好幾天，小五子小六子也痛快了好幾天，痛快樂，物價像水一樣的跌下來了，果然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過。痛快樂，痛快樂，爸爸的工廠被接收了，又更換上祖國的旗幟！煙絲不買煙了，機器停了擺了，爸爸歇了生意等在家裏：「聽候處分。」

「聽候處分就聽候處分」爸爸不怕這個，「自己不做虧心事，夜半不怕鬼叫門！」到底天下太平了，在自己手裏做事苦死也是痛快的。

於是，等難等難，物價如被一陣大風刮起來似的，漲個不停，大米吃不起了，白麵吃不起了，黑麵吃不起了，快餓吐皮了。

大家都說天亮了，天亮得厲害。

小五子在街上看見日本兵挺胸脯計的走。  
小六子聽見隔壁那跑單幫的王媽媽說：  
「不得了。現在單幫生意也不能做了，火車走不通，從前倒不是這樣的！」

「噯，聽說現在好多地方還打仗哩！」  
「日本不是投降了嗎？」  
「噯，自家人打白相！」

砲焦氣還聞得見，並且小五子和小六子的爸爸都閉在家裏，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過。

小五子問他爸爸：  
「你不是說過世界太平了，便沒有炮聲？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過起來？」  
小六子問他的爸爸，  
「你不是說要是有一天我們勝利了，我們就能享福了！」

兩個爸爸都瞪起紅眼珠來，大喝一聲：  
「滾你媽的蛋！」  
一孩子呆在一旁想：

「原來太平的世界還要打仗，不但日子一天比一天苦，並且還沒有工做，勝了還不如不勝好！」

兩個爸爸都很後悔，不該將這夢傳給孩子，從前還有一個希望，現在連希望都沒有了。  
請原諒我講了這麼一個殺風景的故事，因為這世界太神奇，什麼樣的事我們都得看見。

# 民衆刊週

第一卷 第八期

★卅四年十一月廿九日出版★

編輯 民衆出版社

社址 南京路永安新廈三樓

通訊 上海郵政信箱三三〇號

電話 八八三四三 九八三四四

發行者 民衆文化事業公司

總經理 國際書報社

民衆刊週定價			
訂閱辦法	冊數	價格	外埠郵費另加
零售	一	一〇〇元	
全年預定	五二	五二〇〇元	
半年預定	二六	二六〇〇元	
每逢星期四出版			

中央宣傳部登記呈請中  
上海特別市黨部備案中